

I'M IN LAOS

我在寮國

收穫/00 種笑容



行李箱超重警告

一半是物資，一半是勇氣

一直到打包物資的時候，才有了即將出隊的實感，因為被告知這些物資將是我們的托運行李，衣服只能裝手提行李。人生從來沒有帶這麼少行李出國，肩上近二十公斤不屬於自己的東西，扛著的更像是一種使命感，它重到讓人想在踏上飛機前臨陣脫逃。



寮國國王我們心疼你

踏出寮國機場大門，迎接我們的是一整片晴朗的天空，加上我們興奮的心情溢於言表，連在去國王小屋的巴士上也鬧哄哄的。國王小屋是以前寮國國王在龍坡邦度假時所住的地方，可以說是他的別墅，也是我們接下來幾天下榻的地方。雖帶著國王二字，但也不是什麼高級的旅店，就是一座小木屋，我們在這裡搭著蚊帳睡覺，不只是因為蚊子太多，其他蟲子更是搶著與你共枕眠；我們在這裡洗冷水澡，下雨天時也不例外，因為露天的因素，已經分不清臉上是我的淚水還是雨水了，這些都讓人懷疑以前寮國國王真的這樣生活嗎？我們心疼你～心疼之餘跟夥伴還偷偷約定，只要過一天就在行程表上畫個叉，彷彿能離結束的時間近一些。



手作老師絕對不是人當的，我記得那幾堂課，我真的是為學生操碎了心，連下一堂課已經開始了卻渾然不知，依舊幫學生完成作品。



以後絕對不當手作老師，要管控全班幾十個人的狀況，不是人做的事，雖然看見他們完成後的笑容很開心就是了。



我的屍體暖暖的

我的屍體暖暖的，不是因為鮮血流了滿地摸著熱熱的，而是因為我在有點死的熱情裡，看見了點希望。

回想在國內帶營隊的次數，一隻手已經數不過來，從一開始緊張，擔心會跟小朋友相處得不好，每天花很多心力檢討自己是不是有更多可以改進的地方，到後來順其自然，喜歡你的小朋友會跟你往來，不喜歡你的，怎麼跟它交流也還是無法拉近距離，無法強求。我記得很清楚上次帶隊，跟隊上的小女孩相處總是針鋒相對，或是儘管交談時先示好，卻無法得到等同的回應，這些時候令人感到心寒。



所以這次，我對於跟孩子們的相處，或是在課程上孩子們的反應，都沒有太多的想像，內心暗自的決定要拋下天真式的期待，因為受過的傷太多，心如槁木般地想著只要期望不高，失望就不會太大。

以下來自我在社團帳號上的文字：

猛的發現這幾天就這麼過去，一切剛熟悉緊接著告別。最後一次走在學校斜坡的時候，我問涵家：這些小孩會不會記得我們。她回：會。

是真的怕他們忘記我嗎？我好像更怕的是我忘了他們，我怕我忘了他們的樣子，我怕忘了那天我在課堂上稱讚女孩的畫可愛，他馬上為我畫了張肖像的那個瞬間。

就是這個瞬間，女孩的畫就如一股暖流平靜卻有力的流淌進我的內心，為那一片死寂帶入一點聲響，我也發自內心的向她說一句謝謝。因為語言的關係，我們能理解的共同並不是很多，所以我才發覺，原來這些能夠記一輩子的互動，不需要深情，不用濃烈到驚世駭俗，只要知道有人在意你，足矣。



後來幾天潮濕的 寮國

雨季的關係，每天下午的例行公事就是等待下雨，然後撐著雨傘回國王小屋，想著那些剛洗的衣服何時才會乾。





梨紫書在《流俗地》中寫

「因為雨下的頻繁，人生中不少重要的事，好像都是在雨中發生的。那些記憶如今被掀開來，感覺依舊濕淋淋，即便乾了，也像泡了水的書本一樣，難以平復。」

正如這段時間我們在雨中渡過，被記錄進一本浸過水的書，辛苦多於快樂。未來回過頭來撫摸他的紋理，像是在回到過去再次經歷那些事情與感受，不過這次是以有閱歷的讀者視角去看，因此也多了之前沒有的感受，算是一次迴響與新生的儀式。淋濕的紙張皺紋難以平復，就如回憶難以消失，很多很多紙張疊在一起，便是書，便是人生。



這些孩子們在我們要離開龍坡邦前，到火車站來送行，儘管車程要將近半個小時。

他叫陳聖邦，後面幾天著了魔似的，瘋狂拿著社旗拍照，不管在哪。



我跟Demi好像合照的機會很少，我們是法語好夥伴，都是法國美娃喔。

劉文豪筆 記於二零二六年七月三十一